

[新世纪红帆丛书]

主编 余钦伟 张幼川

书山

三味

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如何才能参透生根气？为了表达一个时代的“繁荣昌盛”意义是什么？如何才能参透生根气？为了表达一个时代的“繁荣昌盛”思考问题。中国的老子庄子他才有意义，只有表达的时才焕发出它全孔子的学说也如纳百川于一海女为悦己者容”。像礼物到这古人的手中意就没有了水一样的感觉，他们更精品脱离一个时代的氛围就黯然失色。神圣。换笔之后，从毛笔新和写作速度的加快，使写遍拥有的权利。于是，用文覆盖了整个国土。哪里有溢成灾。写作形式前所奢了意义，趣味的满足，跳崖者。

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如何才是东西方哲人们大致相同的思考问题。中国的老子庄子如水，相反而行；就连孔子的学说也如纳灵动而西学说，就没有了水一样的泥土的气息。

我们知道希腊时代的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是师生相的关系，到了罗马时代第欧根尼、伊壁鸠鲁则各成一派，后来影响着整个世界。

经典是朴素的，经典如无法离开的东西。经典源远流长，我们普通的生活有它一起。精品是消费时代的产物，虽然他在位时做和大德行的，虽然他在位时做和大没有消费，没有庙告，也就没有战争、军事叛变等等。浮现出来的。我们最容易在广告上可以说，精品是广告的载体，甚至可以说，精品是广告的载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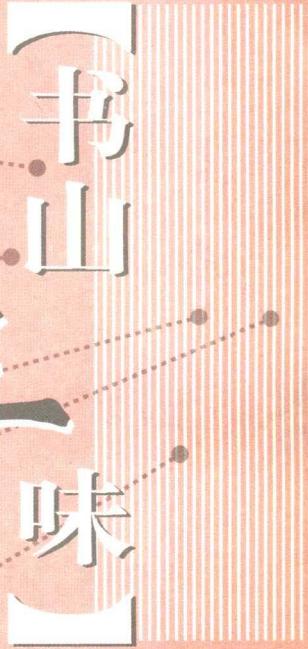
青岛出版社·奥勒留是

哲学在世界上产生了重大影响。精品是消费时代的产物，虽然他在位时做和大没有消费，没有庙告，也就没有战争、军事叛变等等。浮现出来的。我们最容易在广告上可以说，精品是广告的载体，甚至可以说，精品是广告的载体。



主编 余钦伟 张幼川

[新世纪红帆丛书]



编委
余钦伟
张幼川
刘海军
薛胜吉
王洪荣

涉 涉 是 文 字 世 界，
风 风 光；
成 成 岭 嵩 乐 成 峰，
歌 歌 则 嵩 山 欢 则 峰，
冰 冰 的 雪 舞 山 水 同，
的 的

鲁新登字 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书山三味/余钦伟,张幼川主编. —青岛:青岛出版社,
2001.5

(新世纪红帆丛书)

ISBN 7-5436-2473-7

I . 书... II . ①余... ②张... III . 随笔—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19743 号

书名	书山三味
主编	余钦伟 张幼川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址	青岛市徐州路 77 号(266071)
邮购电话	(0532)5814750 5814611—8662
责任编辑	雨田
装帧设计	王海宁
排版	青岛新华出版照排公司
印刷	胶南市印刷厂
出版日期	2002 年 1 月第 1 版,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32 开(850×1168 毫米)
印张	11.75
字数	270 千
印数	1~4000 册
书号	ISBN 7-5436-2473-7/Z · 390
定价	16.00 元

文学副刊与副刊文学(代序)

余钦伟 张幼川

作为一种固定的文本,今天,刊于华文报纸的文学副刊已成为一道独特的文化风景。

对于报纸而言,文学副刊以其绚丽多姿的魅力,修改与调整着报纸读者的阅读习惯与阅读节奏,直接或间接地传递着各种政治的与非政治的综合信息,并以此成为成熟报纸的坚定一翼,与新闻报道共同拓展着报纸的发行市场的读者群。

对于文坛而言,文学副刊为文学注入了新鲜活泼的血液:一方面在不断培育着新的作家,同时又使成熟的作家拥有一片张扬自己思想与声音的阵地;另一方面,依附报纸巨大的发行量与涵盖面,文学副刊为文学构建出一个极为广阔的空间,使文学与市场,作家与读者更为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文学副刊对于报纸和文学的重要性,是在我国新闻事业刚刚起步不久就被发现和挖掘出来的。

说起来,我国的新闻事业发展甚晚。在欧洲,1560年诞生了《威尼斯公报》,1660年《莱比锡新闻》创刊,并于三年后发展成世界上第一张日报。此后直到1858年,我国才出现了第一张华文报纸香港《中外新报》。1872年,我国新闻史中历史最长、民国时期影响最大的《申报》自创刊伊始,即“以词章补白”,开华文报纸创办文学副刊之先河。

进入20世纪,许多国内影响较大的报纸相继开办了文学副

刊。而“五四”运动之后，报纸的文学副刊更成为张扬“五四”精神，鼓吹思想解放，推动现代文学迅猛发展的主力军。当时的“四大副刊”（北京的“晨报副刊”、“京都副刊”、上海《民国日报》的“觉悟”、《时文新报》的“学灯”）更是名闻海内，成为我国现代散文创作的最重要载体。

在我国的现代文学史和当代文学史上，有两次名符其实的散文创作高潮。这两次高潮的出现，除了出版业期刊业快速发展的因素之外，都与报纸的文学副刊有着直接的关系。

被称作第一次现代散文高潮的时期，出现在上个世纪 30 年代。当时，国内重要的报纸几乎全都开办了文学副刊，在原来的“四大副刊”之外，又有后起之秀如《大公报》的“文学副刊”、《申报》的“自由读”等加盟其中。这些文学副刊，为当时国内各个流派的全部经典作家与著名作家提供了讲坛（这一盛况，在 1998 年版 8 本一套的《民国名报撷珍》中足见一斑），现代散文自此走向成熟。

第二次散文创作高潮发生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并绵延至今。这期间，在改革开放大潮直接推动与催化下，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取代了传统的计划经济，我国的新闻事业有了长足的跃进，除港澳台地区外，大陆的报纸从 80 年代初的数百家，飙升到 90 年代末的两千家左右。同时，各大报的容量也从原来的对开 4 版，相继扩大到对开 12 版至 40 版。在这种情况下，文学副刊的容量随之剧增，以《青岛日报》为例，80 年代初，文化副刊年发稿量仅为 40 万字左右，90 年代初达到百万字左右，90 年代末达到 360 万字，其中仅文学副刊的发稿量就超过 300 万字。

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新近的“入世”为文学的创作与发展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面对新的挑战与机遇，坚持办好报纸的文学副刊，坚守这一社会主义文学阵地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阵地，已被赋予了全新的现实意义与深远的历史意义。

二

文学副刊的出现，既是报纸的产物，又是文学的产物。文学副刊的成熟，同样既对报纸产生了重大影响，又为文学开掘出一片全新的天地。

对于报纸，文学副刊于潜在受众中开辟出一个稳定的较高层次的读者市场（正像如果没有金庸的“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依碧鸳”，就没有香港《明报》的脱颖而出）；对于文学，文学副刊则直接孵化出一种新的文体——副刊文学。

尽管许多学者一直坚持如下观点：散文、小品及杂文古已有之。但作为副刊文学的主体——现代散文与杂文（含随笔等）的形成，却与文学副刊的出现密不可分，这一点已得到众多学者的认同。“五四”时期著名小品文作家梁遇春在1929年就提到，“有了《晨报副刊》，有了《语丝》，才有了周作人先生的小品文字，鲁迅先生的杂感”。而当代著名学者钱理群先生则通过对鲁迅先生的研究进而指出，副刊文学中的“杂文（或许还应包括散文小品与报告文学）是现代作家（知识分子）通过现代传播媒介与他所处的时代，中国（以及世界）的社会，思想、文化现实发生有机联系的一个最重要、最有效的方式”。“可以预计，随着现代传播对人的现代生活的日益深刻的影响，散文小品、杂文、报告文学将越来越深入到现实生活中，成为其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样的作用与价值，是其他非报刊文体所不可能具有的”。

已然形成并成熟的副刊文学至少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鉴于报纸读者的阅读心理与欣赏习惯，副刊文学尽管在篇幅上长短不一，长可连载成书（如连载小说、连载纪实文学、连载人物传记等），但它主要仍以短文为主体。两三千字的小小说，一两千字的散文、杂文、随笔，或三四十行的短诗等，一点心得，二三感悟，信笔写来，或犀利尖锐，或委婉曲折，或缠绵感伤，皆短小为章。

这一点是副刊文学区别于文学书籍、期刊文学最显著的外部特征。

其次,由于副刊文学是报纸的重要组成部分,故在思想方面政策性强,以弘扬主旋律为主。同时,与时代紧密相联,直接介入现代社会的各个领域,最迅速地接纳与反映着千变万化、气象万千的时代信息与人文信息。

基于广大受众的审美趣味不同,副刊文学在艺术特色上以雅俗共赏为主,兼容各种风格与流派,拒绝媚俗,拒绝不洁文字,拒绝封建迷信,在更大程度上满足不同层面,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的精神需求,因此,能够得到更多作家与读者的认同。

可以相信,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日臻成熟,副刊文学终将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主要形态之一,并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与现代人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 录

文学副刊与副刊文学(代序) 余钦伟 张幼川(1)

书林漫步

- 我与“巴克” 丛维熙(3)
书肆难寻 李国文(5)
看先生骂人 陈村(7)
可贵的思想者 赵丽宏(10)
说读书 刘玉堂(13)
比现实更持久的是照片 吴亮(15)
赶鸭子上架,鸭子不肯听话 黄蓓佳(17)
跨世纪的对话 谢颐城(20)
少年心事,老岁文章 刘如溪(24)
阅读的心情 南帆(27)
中西比喻的殊异点 伍立杨(30)
我怎样读书 吴若增(32)
各自的记忆与孤独 宋明炜(34)
阅读经历 蒋丽萍(37)
中国文化的悲秋意识 孙林东(40)
经典的缺席 于荣健(43)
两种作家 赛亚人(46)

品 书 录

- 有这样一只天鹅 王蒙(51)
王小波的话题 尤凤伟(54)

中国乡村生活	叶兆言(57)
倾听里尔克	耿林莽(59)
古人可畏	雨田(62)
芥川的《桔子》	刘恒(65)
所要者魂	伊依(67)
东西方文明初撞时	逢金一(70)
人性的绞索	叶文玲(73)
独步荒原的狼	谢明洲(76)
灵魂的自我审判	贺兴安(78)
韦君宜的反思	智效民(81)
人有病，天知否	陈国平(83)
可贵的忏悔精神	杨曾宪(86)
敬畏头顶的星空	郭牧华(88)
旧梦难圆	刘凯军(90)
一位理想主义者的童话	徐培范(92)
再说钱柳姻缘	陈硕(95)

著译档案

“我”与“非我”	尤凤伟(101)
我写《觅渡》	梁衡(104)
倾听艺术的呻吟	李贯通(110)
闲话客居文学	王一方(112)
“我不是后现代派作家”	甘险峰(115)
来来往往，何处是归	闾春来(118)
关于《北斗不朝北》	许志强(121)
走近萧乾	张德强(125)
《经济学原理》的魅力	梁小民(127)
我为什么要写《电脑史话》	赵奂辉(129)
大炼“钢铁”	宋安群(131)



《半个世纪的爱情》后记.....	杨志军(133)
悦耳的鸽哨.....	王亚平(134)
好父亲与好孩子.....	陈国先(136)

西窗剪影

我读庞德.....	耿林莽(141)
冠军早餐和囚鸟.....	叶兆言(144)
阅读生命.....	于艾香(146)
只写小文章的大作家.....	舒建华(148)
读董桥.....	王敦洲(151)
有杜拉的生活.....	王杰(154)
扔进油锅里的夜莺.....	边余墨(157)
痛苦的花朵.....	谢颐城(159)
请别射击钢琴师.....	张新颖(162)
穿越巴比伦河.....	顾艳(164)
阅读“小说”.....	赵敏(167)
“信天翁”永生.....	陈蔚(170)
在江南长大的赛珍珠.....	陈幸德(173)
没有世界的头脑.....	丁斌武(175)
世纪末敲响“铁皮鼓”.....	辛楣(178)
西天的云彩.....	刘群(180)

枕边书

回归五四.....	叶兆言(187)
我读大江健.....	储福金(189)
博尔赫斯的一个小故事.....	阿健(191)
珍贵的尘土.....	王基德(194)
读《没意思的故事》.....	何玉茹(198)
贾植芳的历史.....	郑建华(201)

话说《古董因缘》.....	秋禾(204)
读萧红的晚上.....	武歆(207)
我读《秋水》.....	陈冰(209)
手执两枝黄花.....	高伟(211)
微小生命的礼赞.....	王勤(214)
折了翅膀的胜利之神.....	郑晓伟(217)
名利羁绊下的灰色人生.....	张锐强(220)
布雷先生不在家.....	刘巍(223)
清澈的呼喊.....	陈戈(225)

书里书外

母亲和书.....	赵丽宏(231)
有钱与有书.....	李国文(234)
众声喧哗的20世纪中国文学.....	周海波(237)
尤凤伟的故事.....	张炜(240)
薪尽火传.....	李振声(243)
文学评论与评论文学.....	贺兴安(247)
五四学人陶孟和.....	智效民(250)
老树著花无丑枝.....	刘如溪(252)
寻找精神的家园.....	阿真(255)
书籍崇拜的衰落.....	南帆(258)
忏尽情禅空色相.....	伍立杨(260)
一潭静水.....	谢鲁勃(262)
文化望族的“寒士门风”.....	祝毅晶(265)
萧乾和《尤利西斯》.....	刘洵(268)
思维的权利.....	邢军武(271)
故事发生在谁的身上.....	丁国强(275)

书边杂写

中国现代小说的绝唱.....	陈世旭(279)
梁宗岱“弃诗从药”别解.....	李庆西(281)
另一种消费.....	刘绪源(285)
好人一生与书相伴.....	刘玉堂(287)
思想者的足迹.....	赵丽宏(290)
老照片.....	姜 淇(292)
且慢谈“学者化”.....	马斗全(294)
远离“黄金洞”.....	王洪荣(297)
《黎明前奏曲》及其作者.....	龚明德(300)
丧失判断.....	陈为朋(304)
时间之窗与历史悲剧.....	大 华(307)
物质时代里的读书.....	杨泽文(309)
盘点精神财富.....	叶 帆(312)
走另一条路径.....	关 华(315)
成长的烦恼.....	臧 杰(318)

书人书话

《梁启超书话》叙略.....	李庆西(323)
谈《杂记赵家》.....	徐 雁(325)
现代的田园牧歌.....	刘增人(327)
拷问灵魂的大师.....	曾艳兵(329)
斗士何在.....	红 山(332)
振聋发聩声声钟.....	李元元(334)
真诗人的赤子情怀.....	曹安娜(336)
世纪末的童年记忆.....	余岱宗(339)
音乐与童话的交响.....	汤素兰(341)
中国艺术在哪儿.....	宋文京(344)

走进比安基的森林世界.....	李智红(346)
一个都不放过.....	安武林(348)
静观“小人物”.....	孙盛涛(350)
推动鼠标与网络共舞.....	铁 马(352)
读《阿尔小屋》.....	周蓬桦(355)
像张岱那样静下来.....	吴清波(357)
忧郁的蜜泪.....	薛 原(359)

书林漫步

我与“巴克”

丛维熙

就如同在年轻时，不懂得什么是爱情的真谛一样，我也并不十分理解文学的广泛的涵盖量——尽管我从少年时代就迷恋上了文学。

当时，稚嫩的心灵认为，能唤起我心灵共鸣的那片朦胧情绪，就是文学的全部。唐诗、宋词、元、明杂剧，直到“五四”开始的白话文学，以及俄国屠格涅夫与我国现代作家孙犁的小说等等。

其实这个认识，并不谬误，只是这些令人痴醉的小说诗文，不是文学的全部，而是文学瀚海中的几叶扁舟。矫正我文学视野偏斜的不是语文教师，也不是文学理论，而是一篇有意思的小说，它就是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的《野性的呼唤》。

小说主人公是一条名叫“巴克”的狗。巴克高大俊美，它因袭了德国狼狗的体形特征；但它生性安分驯良，并无狼性表现。但是“巴克”命运多舛，主人为了偿还赌债，把它转给了一个生性暴戾的新主人。这位穿红衣的新主人以驯狗为乐，常以木棍做为驯化巴克的工具，以使巴克成为他所需求的尤物。此外，巴克周围还有一群爱斯基摩狗，对巴克这个外来户欺凌至极，巴克常被这些同类咬得皮开肉绽。生存环境的急剧恶化，迫使善良的巴克不得不进行生存自卫——它从弱者逐渐成为强者，又从强者成为同类之冠。小说收尾，令人心灵颤栗，它听到森林中的狼吼，终于走进狼的行列，并成